

为了『明天的艺术』

写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之际

吴云胡盛梅



造型优美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已静静矗立了50年。

馆的诞生与成长的历程——还在现代派绘画备受冷落的时候，在雷贝的建议下，古根海姆精心收藏现代派绘画作品，并为这些作品找到归宿；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为博物馆构思了新奇的建筑设计；德国艺术收藏家塞纳豪斯以个人名义向博物馆赠送了一批珍品……这一件件往事都折射出古根海姆博物馆是为了明天的艺术而生，为了艺术的创新而发展。

雷贝与古根海姆携手

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立与希拉·雷贝的名字紧紧相连。雷贝出生于德国的一个贵族家庭，是20世纪初为数不多的女性现代派画家之一。她的绘画作品起初被收藏家拒之门外，甚至连她的家人也不理解她的创作，为此她曾万分沮丧，却并未减退她对艺术的执着追求。1927年雷贝来到美国，遇到了绘画收藏家——矿业大亨古根海姆。雷贝使古根海姆认识到现代派绘画艺术是具有生命力的创作形式，古根海姆开始收藏现代派作品，并在日后逐渐拍卖掉他的古典收藏品，而专注于收藏现代派作品。在雷贝的帮助下，古根海姆购买了150多幅康丁斯基的作品，它们成为现在古根海姆博物馆重要的馆藏展品。此外，还有一大批欧洲现代派艺术家的作品相继走进美国公众的视线。

为了集中展示古根海姆收藏的现代派绘画作品，1939年雷贝和古根海姆创建了“非物体绘画博物馆”，从而使得这些前卫的作品有了专业的归宿。

1963年，与古根海姆同样致力于鼓励艺术进步的德国艺术收藏家塞纳豪斯，将自己相当一部分现代派绘画藏品赠送给古根海姆博物馆。这些赠品包括印象派、后印象派和早期现代派绘画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古根海姆博物馆的馆藏，成为博物馆永久性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

里程碑式的独特建筑

随着藏品的增加，“非物体绘画博物馆”已捉襟见肘地容纳不下众多馆藏。于是，古根海姆和雷贝在1943年写信给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赖特，请他为现代派绘画作品设计一座与众不同的博物馆。赖特欣然接受了这项使命，并于1947年开始设计。

为了这座建筑，赖特费尽心血，他的螺旋式创新设计前后用了700张草图和6套不同的工作图纸。1956年，古根海姆博物馆美术馆工程正式上马。1959年美术馆正式落成时，古根海姆和赖特都已遗憾地无缘看到这座崭新的现代化建筑——古根海姆于10年前驾鹤西去，赖特也在开馆前半年别人间。

的确，在周围那些方方正正、火柴盒般沉闷的建筑物的簇拥下，古根海姆博物馆显得那么与众不同。除了优美的外形，赖特为博物馆设计的内部结构——螺旋式的带玻璃顶的圆形大厅更堪称无与伦比。站在大厅地面仰望亮丽的玻璃圆顶，不禁让人感到艺术殿堂的神圣与美丽。

尽管古根海姆博物馆独特的建筑造型在早年间屡遭非议，现在却被誉为里程碑式的建筑，成为纽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其内景还作为“现代美国建筑精品”出现在2005年美国邮政发行的邮票上。赖特的独特构思由蓝图变成不朽的样板，不能不说是创新精神的又一次胜利。

如今的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已不仅仅是狭义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更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和艺术教育的机构，而它所秉持的鼓励创造性艺术的理念，却始终没有改变。

走近博物馆



不久前，第三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召开，会上传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消息，莫过于将世界文化遗产——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从《世界遗产名录》上除名。因为接纳某地为自然或文化遗产，早已不算什么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而取消某地的这一称号，此前仅有一次，即2007年6月，阿曼苏丹国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因阿政府缩减约九成的面积，用于开采石油，被取消世界自然遗产称号。而世界文化遗产称号被取消，德国德累斯顿易北河谷尚属首例。德国是文化大国，经济实力雄厚，且具有保护历史古迹和自然环境的优良传统。不少德国人听到这一消息，无不扼腕叹息。

易北河从德累斯顿以东的皮尔尼茨宫到以西的于比高宫一段，两岸村镇错落有致，景色优美，与德累斯顿老城区闻名于世的巴洛克式建筑群，和谐地融为一体，置身其间，令人心旷神怡。2004年7月，这段河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易北河谷景观被除名的直接原因，是德累斯顿要在易北河的拐弯处建一座“森林宫殿大桥”。赞成方认为，在此建桥有助于改善城内交通拥堵状况；反对方则认为，建桥破坏了以河岸草地为主要特征的自然

风光，并且有碍两边开阔的视野。2005年2月，此事只好由市民公决，结果近68%的德累斯顿市民赞成建桥，反对方无论上诉还是呼吁，都未奏效。大桥于2007年11月开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曾要求德市停止建桥，并考虑以地下隧道取而代之，但是有关方面以“民意难违”、“法律不可抗”为由不予合作，最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好“挥泪斩马谡”，将其从世界文化遗产名

除名的难堪

刘华新

单中除名！

“难堪！”“丢脸！”德国媒体对此事的评价毫不客气。德国不少知名人士也深表惋惜，但又无可奈何。

最大的困惑，或许在于有关“民意”的争执。就德累斯顿市而言，市民中赞成建桥者确实居多，但德国《世界报》的一项调查表明，有65%的人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做法是正确的。这表明，如果在全德范围内进行全民公决，赞成建桥者很可能处下风。因此，不少人认为，这种局部的绝对“民主”，恰恰暴露了它的短处。

按德国法律规定，“申遗”等文化事务属地方管辖，联邦政府近年来设立的文化国务部长只有协调功能。于是，有人抱怨，为何联邦没有特别立法，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规定纳入国内法范畴？

无论如何，易北河谷被取消世界遗产的后遗症显而易见。首先，德国作为世界文化大国的声誉严重受损。也正因为如此，去年曾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等人公开呼吁德国总理对此干预。其次，会给当地旅游产业带来消极影响。第三，德累斯顿本可得到的的一笔遗产保护费也会付诸东流。

德国人已经领悟到除名的教训。拥有著名的罗莱莱妖岩石的“中部莱茵河谷下段”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据称有关方面正就在那里建桥还是建隧道一事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商。不然，德国很可能再次面对文化遗产被除名的尴尬。果真如此，善于思辨的德国人关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民主”和法律的争执，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也许就显得更加苍白难堪了。



印度人为板球而狂

任彦

印度的国球是曲棍球，但曲棍球在印度的普及和受欢迎程度却远不及板球。板球运动之于印度，就好像足球运动之于巴西。

我在印度工作期间，充分感受到印度民众对板球运动的痴迷。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哪怕是巴掌大的一块空地，都可能有一群孩子或成年人在快乐地打板球。即使在50多摄氏度的高温之下，人们也乐此不疲。

每当有板球比赛，特别是英联邦板球联赛举行时，印度全国仿佛陷入了停顿：路上没有了车辆川流不息的景象，政府部门的下班时间也都提前，饭店里原本安排的婚宴被一再推迟，甚至一些医院的手术也难以按时进行。这时，所有电视台的体育频道都会不知疲倦地对赛事全程直播，不论男女老少，都长时间地或坐或站在电视机前观看。有人戏言，印度只有在举行板球比赛的时候，人们才不分种族、语言、宗教、贫富，大家心往一处想：那就是观看板球比赛。当比赛结束，一切才又恢复往常。

“板球是我们的宗教。”尼赫鲁大学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拉凯士郑重地对记者说，“宗教是什么，宗教就是信仰，我们印度人把板球运动当作一种信仰，板球运动员在我们眼里等同于神。”这样的话我也曾多次听别的印度朋友说过，这是印度民众对板球的共有情结。在板球比赛现场常能看到这样的标语：“板球是我们的宗教，萨勤是我们的上帝！”萨勤是印度一位优秀的板球运动员，他的杰出表现给印度板球队赢得了巨大荣誉，在印度民众眼里，他就是“民族英雄”，就是“人们崇拜的偶像”。

有人称，印度人只有在观看板球比赛的时候才能点燃激情，释放血性。如果是输给了巴基斯坦板球队，一些印度球迷就会当场痛哭，然后跑到大街上宣泄不满，甚至还要跑到输球队员家门口，向他家扔石块。“我们是打心底里热爱板球，我们对印度板球运动员倾注了全部的激情，我们只认定一个目标，他们一定要赢。”拉凯士激动地对我说。

印度百姓为什么对板球运动如此痴迷？至今都没能找到一个令人折服的答案。仔细想来，印度人对板球运动的喜爱的缘由，或许可以从这项运动能让他们的自尊心得到充分满足中得到解答。追溯历史，板球运动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带入印度的，最初它只是白人统治者的高等游戏。后来印度老百姓也能玩这样的游戏了，而且玩得比英国人还好，这无疑提升了印度人的自豪感。于是，板球比赛已被赋予了更多浓厚的民族情感，尽管参加这项比赛的国家没有多少个，但对于印度民众来说，球队的胜利，与“国家的胜利”别无两样。

我眼中的金俊烨

延静

往，尽管年事已高，但多年来他都是独自往来于韩中两国之间，不要人陪同。我问他，在北京是否有孙子照顾，他说孙子已经毕业，去美国读书了。我佩服他连个秘书也不带，轻车简从的学者作风。

金俊烨的人生富有传奇色彩。日本占领朝鲜时，他被抓到日本当劳工，因不堪忍受屈辱，随船偷逃到中国，辗转各地后参加了当时在中国的韩国临时政府工作，1948年北京大学东语系前身南京语专成立后，他受聘担任韩国语教师，几年后他回到首尔，一直在大学任教。上世纪70年代，他曾出任高丽大学校长，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使他桃李满天下。

金俊烨始终不进官场，拒绝高官的诱惑。由于他的清廉品德和对事业的忠诚，韩国历届总统曾不止一次地邀请他出任国务总理，均被他拒绝；韩国外务部拟派他出任驻外大使，他也没有接受。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振兴，需要良好的教育先行，

来使馆参加活动，他都礼貌地表示感谢，并没有前来。有一次与他谈起此事，他说：“你是知道我的习惯的，凡有政府官员出席的活动，我概不出席。”我不能强迫他改变主张，但内心却一直未了请他来使馆做客的心愿。

1996年春节前夕，我再次邀请金俊烨到中国使馆过春节，而且言明只请他们夫妇，没有别的客人，他终于愉快地答应了。记得那天天气很冷，他的夫人身体不太好，还是一起来了。我们围坐在圆桌前，在品尝了几道中国菜后，又端上了热腾腾的过年饺子。金俊烨很高兴，说很多年没有吃过这么香的饺子了，好像又回到了中国一样。

这次在北京重逢。金先生谈兴很浓。他谈起与北京大学的情缘，谈起与中国的情谊，还特别提起当年去中国使馆吃饺子的往事，他说这些美好的记忆，他会永远铭记在心里。

本版责任编辑：王小光

电子信箱

gjfk@pd.people.com.cn



吊桥幽韵

王忠范

飘然流过的新加坡河，宛若一条水精灵的蓝色绸线，把整个新加坡装扮得更加绚丽多彩了。说起这自然天成的新加坡河，人们便禁不住想起河上的那座古桥——加无纳吊桥。

黄昏时分，天边的晚霞拼织出玫瑰色图案，夕阳的余晖还在花海林丛间闪烁着点点光亮。我们穿过伊丽莎白广场那宽阔的绿地，过小径，蹬石阶，踏上加无纳吊桥。看一河净水千点碎银涌波，时明时暗；万道涟漪摇荡，忽圆忽碎，霞光中变幻深浅不一的色泽，真有“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之奇美。一群水鸟静静地憩栖岸头，不动声色，如秋月恋叶，似晨露吻花，美妙至极，让人诗意翻涌。

新加坡河上的桥梁，数我们脚下的加无纳吊桥最古老最有名气。这座桥建于18世纪中叶，经历了两百年风雨后，垂垂老矣。政府组织了几次维修，在保留原色原样原风格的基础上，从桥头到桥面、从灯光到置景，都添加了现代色彩的修饰。高架耸立，黑黑亮亮；铁索越浪，曲线起伏；木桥卧波，颤颤悠悠。纵观整座吊桥，如印象派大师笔下的风景画，既具古

朴典雅之美，又含豪华清新之韵，观览者怎能不拍手叫绝呢！

夜幕悄无声息地落下，顷刻灯火辉映，如繁星环桥，闪闪烁烁，河水也呈现出奇妙而多彩的光亮。这时游人多起来了，却都是慢慢地轻轻地走过。有人静心垂钓，把竿抛线，其乐悠悠；有人迎着和风，徜徉桥上，似寻觅诗情画意；也有恋人幽会，偎依灯影，甜甜蜜蜜，把吊桥当成鹊桥了……我们这走走那看看，油然而生一种幻觉和几许感怀，一人一句，竟对成一首小诗：桥如夜虹月如弓，飞索戏浪舞铁龙。一步之间今与古，八面来风诉诗情。

忽然，一阵婉转悠扬的二胡琴声随风飘来，平静优美的柔弦仿佛在描绘这朦胧而恬静的夜景。演奏者是位马来人，他说他喜欢中国的二胡，还会拉《二泉映月》、《江河水》。他望望大家，蛮有激情地奏起《在北京的金山上》。几声委婉的泛音后，便是深情的柔弦和急速的快弓，接着连续跳弓、拨弦，曲子优美、激越，令人心醉神迷。听着听着，我们情不自禁地唱出声来，也是那样激动。歌声琴曲飞向夜空，回荡在奔流不息的新加坡河的水面上……



劲舞欢歌

7月2日至5日爱沙尼亚第二十五届歌唱节和第十八届舞蹈节在塔林举行。3.5万余名表演者载歌载舞，挥洒才艺，彰显出爱沙尼亚民众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挚爱与传承。

维克托摄（新华社发）